



陈荒煤文集

SELECTED WORKS
OF CHEN HUANGMEI

2

PROSE

[1934—1986]

散文
上

陈荒煤文集

SELECTED WORKS
OF CHEN HUANGMEI 2

PROSE 散文
[1934—1986] 上



陈荒煤（20世纪60年代）



散文集书影

“荒煤，你怎么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我说，那时候我认为自己是一颗荒野中不能燃烧的煤块！那时候，我才19岁。”

大姐却立刻笑道：“你现在已经燃烧起来了”。

我当然知道，也感谢，这是大姐对我的鼓励。可是我心^里又泛起一阵疑虑：

我真的燃烧起来了吗，我给人们的心灵里到底增添了多少真诚的火焰？我这个80岁的小辈还能燃烧多久？我能和冰心老人一样，继续执笔13年？……

《“有了爱，便有了一切”——访冰心老人》手迹

《陈荒煤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 蒙、童 刚

副主任委员：张宏森、张 炯、陈景亮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敏、于 蓝、白 烨、朱天纬、刘锡诚
严 平、吴义勤、张抗抗、张建勇、李敬泽
陆建德、陈好林、罗艺军、胡子光、袁 鹰
顾 骧、高洪波、康健民、章柏青、傅红星
程季华、谢永旺、谢铁骊、缪俊杰、滕进贤

策 划：张建勇、白 烨、胡子光

编 纂 整 理：严 平、陈好林、朱天纬

编 纂 校 对：陈虹媛

资 料 助 理：姜 蕾、平 萍、王子涓

第2、3卷说明

第2、3卷为“散文”卷。收入作者自1934年至1996年写作的散文136篇（第2卷62篇，第3卷74篇），时间跨度62年，是作者主要的创作成就之一。其中多数作品曾收入作者生前编订的《荒煤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2月初版）、《荒野中的地火》（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12月初版）、《梦之歌》（花城出版社1987年12月初版）、《荒煤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6月初版）、《永恒的纪念》（重庆出版社1992年10月初版）、《难忘的梦幻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8月初版）、《冬去春来》（江苏出版社1994年12月）。少数散见于报刊的作品在编辑文集时也一并选入。目次排列均以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为序。编辑文集时保留作品的原貌，除了对个别明显的错字做了更正外，不做任何修改。文中注释均为作者原注。

自1964年文艺整风、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78年年初，作者长时间受到批判甚至入狱监禁，被迫辍笔14年。“文革”后复出，发表的第一篇散文作品是《永恒的纪念》（载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3期）。

目录

一颗被人撇弃的砂子	1
饿	5
记十二月二十四日南京路	11
十二月二十四日续记	15
水巷	20
我们失去了什么	26
怀念	30
年夜	34
老头子	
——纪念鲁迅先生	41
给进攻者以打击	44
“先生！天亮了没有？”	48
悼闻一多先生	51
蒋匪军的一场噩梦	54
永恒的纪念	
——回忆敬爱的周总理的一个片断	57

阿诗玛，你在哪里？	66
忆何其芳	72
怀念君里	78
忆老崔	
——怀念崔嵬同志二三事	83
不能忘却的纪念	
——怀念齐燕铭同志	94
伟大的历程和片断的回忆	
——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	103
时代·感情·风格	
——关于我的散文创作的三封信	117
应该回到世界中来	
——参加国际笔会散记	125
人民需要一个创新的大合唱	
——悼念瞿白音同志逝世一周年	131
阿丹不死！	
——悼念人民的演员赵丹	139
“为什么会这样呢？”	
——悼念赵丹同志	143
一颗企望黎明的心	
——回忆丽尼	147
拿起笔来，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战斗	
——悼念茅盾同志	159

从一件小事想到的

——怀念茅盾同志..... 164

我对《丑小鸭》创刊的祝贺 167

我和天津 170

心灵中仍燃烧着希望之火..... 175

她第一个向我打开了文学之门..... 181

在雾重庆的诀别

——怀念以群..... 187

花鼓不响粮满仓 195

怀念赵树理同志

——《赵树理小说人物论》序 206

不会被遗忘的人

——怀念牧之同志..... 211

母亲给我留下的遗产 217

梦之歌..... 223

一颗革命种子的萌芽..... 234

“快乐之神”的离别..... 245

怀念宋之的同志 256

南京路上的徘徊 260

永远闪光的雷电 269

你走得太快了，成荫..... 274

故乡情 277

“老虎”和翠婶 287

革命前夕的老大婶家..... 300

在大革命的风暴中	306
自由的火炬	312
难忘的岁月	317
在苦闷的年代	329
广玉兰赞	337
新文学的召唤	340
青海人 昆仑魂	354
投入革命文学的洪流	358
流星虽逝，光在运转 ——读《赵丹传》随感	379
奠基人	386
悼念玮若同志	392
朋友	395
大海的女儿 ——怀念海丽	399
永远难忘的傅老 ——悼念我的“团长”老傅	405
晋东南访问杂记	410

一颗被人撇弃的砂子

——是一颗被人撇弃的砂子啊！

我常常望着镜子里的我，苍白而瘦削；就这样想，并对我自己感叹地说。

我记得：我是在闹器的都市中，在都市底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在一条污浊的弄堂里生长的孩子。但我没有别的孩子那样高大：有宽大的肩膊，有坚韧的胸脯；我象是生就一副纤弱羸瘦的身子。

我也在垃圾堆旁边捉绿头苍蝇，但我不象我弟弟那样没有点顾虑地让我高个儿的父亲瞅见那双黑的手。我伸出手去，是白白的，但我很快地就缩了回来。我望见我弟弟翻着白眼露出那么惊讶的神气，我不禁感到一丝儿愧疚。

一点儿也不勉强地，我和那些黑手在垃圾堆旁边嬉玩的孩子们分开了。

我有点寂寞。但当真再走进那一群黑手孩子们里去的时候，是没人理会我；偶尔，也有孩子向我伸了伸舌头做着鬼脸地说道：

——和那些干净的白姑娘们去玩呀！当心这些脏东西涂黑了你！

我气愤得想伸出拳头打去，但望望人家高高的胸脯和紧紧的拳头，我

又只有默然。

我瞅见他们在打瓦片玩。我就一边用不屑的口气向他们说着：——谁高兴同你们玩啊？一边又用脚踢了一块砂石子到他们群里去。但他们很快地就把那颗砂子拿来撇弃了，都鄙视地鼓瞪着眼——连我弟弟也是啊！我感到一阵被凌辱的羞痛，我简直想哭，但我抑止着，做着高傲的神气挺着胸走开了——不，跑开了。

我记得，大人们是这样称赞我：

——这孩子多稳重！

这一点都不能安慰我，我寂寞；我想到那些孩子做着嘴脸难看地向我吐着鄙弃的唾沫，我简直想伏到我母亲怀里去哭诉：

——他们打瓦片玩，把我底砂子丢了！

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大人们永远是叫我不要和那些脏孩子一起玩的。

而今，我又回到了这比故乡还亲热的地方来了——但我是长大了：我又找到一条污浊的弄堂里歇下了。

这儿，是一样地有绿头苍蝇围绕着垃圾飞，一样地有黑手捉绿头苍蝇的孩子，一样地有那在夜里发出臭的蒸气的浑浊的阴沟……充满了我所熟悉的喧闹和沉寂啊！

我提着破烂的行囊，让一个半袒着胸，露出一个皮袋似的乳房喂着孩子的女人，把我引到了一间黑矮而又满是灰尘渍印的房里。她问：

——可以么？三块半！

我点点头，把行囊放下了。

——真的可以么？先生！

那女人睁大了眼，疑惑似地笑了。

我又点了点头，疲乏地歇了下来。我也笑了，是苦恼似地笑了。

——为什么不可以呢？是因为我没有宽大的肩膊和坚韧的胸脯么？

我望着门口围着的一些都有着黑手的孩子，那么用异样的眼老打量我，我苦恼得头痛了。

在楼下灶壁间里，有一个“翻砂场”，它小得可怜。整天，抽风箱嚓

啦啾啦地响，呼呼地吐着一口口沉重的喘息。一股令人窒息的煤气强烈地飘荡了上来，象团烟雾在我矮黑的房里充溢着；我难耐地呼吸着，使得头都晕眩了。

每次经过那“翻砂场”，我和那两个一身满都是煤灰的孩子打着招呼：

——你们忙！

——没有什么！你下工了。

我含糊地点点头。

——我做什么呢？

我望着那炉口底隙缝里冒出金黄色和微绿色的火焰，阵阵飞迸着红的火星，想想，回到房里。房里一团烟雾缠绕着我，我迷惘地踟蹰着。

有几次，我想去对他们说：

——请你们记着把门关上，免得煤气冲了上去！

但望望那两个孩子高挺着的胸脯随着抽风箱一起开翕，象在贪婪地呼吸着那浑浊的空气，我没有做声，又默默地走了回来。

可是我窒息得难耐，我苦恼；煤气是那么浓厚地在矮黑的房里酿成了团团烟雾哩！

我终于还是说了，用那么羞涩的声调。

他们笑——或许是我这样觉得，那是轻鄙的笑。一个大一点的孩子正在泥堆里捡砂子，他一边捡出一颗砂子使劲地抛出窗外，一边象是那么不耐烦地说：

——晓得了，晓得了，我们房里也是一样。

我不安地笑笑，再没有说第二句就回到了自己底房里。

那两个孩子再也不象往常那样：当我经过他们底也是一样充溢着煤气的房门口的时候，给我一个关切似的笑了。

从那天起，我茫然地象失却了什么似的。我一想那大孩子回答我的神气，我就仿佛觉得我自己变成了那一种从泥堆里捡了出来被撇弃的砂子。

想到我两三年来的漂泊，使得我父亲望着我那“成了器的”，当了监工的、长得那么高大的兄弟，所发出叹惜我的感慨：——这孩子简直变

了！我心底隐隐地起了强烈的反感的痉挛；我几乎要叫出来了：

——你是个高大的曾经在背上托过枪的人；而我的弟弟你也让他长成了宽大肩膀和坚韧的胸脯！但却要教育我：我仅仅会读书，读了很多是没用的书；我仅仅拿笔，拿不动锄、锹、铁锤或扁担……你现在失望了！你养成了一个怯弱的孩子啊！

我望见我那老是没有改变的苍白而瘦削的脸，我使劲地摔碎了镜子。我苦痛地低喃；

——是一颗被人撇弃的砂子啊！

我苦恼，孩子般在湿热的手掌里埋着头呜咽。

天也在呜咽，细雨丝丝，在夜的天空里织着迷网。我望见晒台底石栏有如影子般地障着我底窗前，我感到我是被囚在一个狭隘的笼子里去了！

我又想走，我厌倦了这儿，但到哪儿去呢？

在哪一堆垃圾里会让我这颗被撇弃的砂子停留一会呢？

我很疑惑。

1934年10月在秋雨的夜里

饿

我感到头又有点晕眩；伸手推开那被煤烟薰黑了的窗子，向狭隘的天空望了一眼，挺挺腰，觉得胸部也有点隐痛，便站起身来。这桌子，用一只堆满几个月旧报纸的筐篮再加上一个箱子做成的，实在太矮了。我看看我抄就的稿子，还没到三千字，但我已经是这么疲乏了。

站起身来做了两次深呼吸，才觉得自己房里已充满了煤烟气味；伏身在窗槛上向下望，楼下灶壁间里的“翻砂厂”正大开着门，随着呼啦呼啦的风箱响，一股强烈的臭气直往上冲。太阳从晒台角落里偷抛下一线微弱的光——在那光波里看得见无数粒灰尘驰骋，我因为感到窒息，就带上门出去了。

走下楼梯，看见那个拉风箱的孩子向我张着黑嘴呆笑。这孩子上身赤膊，露出突起的随着风箱起落的胸脯，张大着一个鲢鱼嘴，象是贪婪地呼吸那一团浓雾般弥漫在满房里的煤烟。炉子张着口喘息，吐出熊熊的火舌，把红的火星喷得四散地飞进，飞到他底头上，他底赤裸的污黑胸脯上。那孩子底笑刹那间就逝去了；但他还是张大着鲢鱼嘴，他那不该是年青的额上应有的皱纹里满渗着汗粒，污黑的脸在火焰的闪耀中发着乌光，显出了一种受难的愁苦的神情。

我惘然地想到一个晚上。

夏天的午夜，没有一丝儿风，满天繁星都好像不耐酷热似地眨着眼。我老是睡不着，感到屋里的燥热，便爬上了晒台。我很有些惊奇，从黎明起一直劳作到晚上的那孩子却正睁大了眼睛仰卧着凝视天空，仿佛在沉思什么。我在他身旁坐了下来。

——还没有困？我问那孩子。

——我困勿着。

他回答了我，好一会儿都不做声，这使我有窘，我便找话问他：

——你几岁？

——十五。

——屋里边还有啥人？

——还有娘同阿弟。他好象想了一下才说。

——做啥事体？

——靠我拿铜铤回去。

——你一个月能够拿几何铜铤回去呢？

他忽然傻笑了一声。沉默了一会儿，他掉过来望我一眼，说：

——等我拿铜铤回去，他们早饿煞！我还有三年“出师”，出师以后才有铜铤拿。……

星光照在那年青的苍白的脸上，显得有些凄凉。我看见那双大眼里盈着清莹的泪滴了。……

惘然地想着，我走出了那条齷齪的弄堂，不知要往哪儿去，做些什么好。照例地踏上马路，脑子开始杂乱地思想了，我没有力量去制止它。

——一，二，三。我伸手到袋里数着我仅有的那三个铜子，觉得有点饥饿；但三个铜子能够买什么吃，来填满我一个空空的肚子呢？我一时拿不定主意。

——一，二，三……数着，我底思想又跑远了。

——一，二，三……三年，还有三年，就这么一天一天地吞吐着煤烟……还等三年才有钱来，等三年，他底娘和弟弟不会饿死吗？

——一，二，三……我跑出家来，两年多了，梧桐叶落的时候，就